

中国矿业大学教各部2016教材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新时期小说 研究专题 (1978~2010)

主编 王 青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国矿业大学教务部2016教材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新时期小说 研究专题 (1978~2010)

主编 王 青

参编 戴 惠 冯仰操 曹洪洋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教材以专题的形式,本着精读、研究的原则,讲解新时期以来文学思潮、小说创作的变化,兼及新世纪以来因大众传媒迅速发展而出现的网络小说等;重点描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先锋小说、网络小说等,对新时期以来各种文学现象及重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对新时期文学在文学观念、思维模式和表现形态、审美特征等方面有一定的了解,以增进学生的当代意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使其正确认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趋势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和社会转型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专题:1978~2010 / 王青主编.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646-3818-4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1461 号

书 名 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专题(1978~2010)

主 编 王 青

责任编辑 侯 明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营销热线 (0516)83885307 83884995

出版服务 (0516)83885767 83884920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25 字数 319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绪论	1
学习提示	1
一、社会语境与新时期文学	2
二、代际视角中的新时期文学发展	5
三、文学与媒介关系	7
知识点	11
思考题	11
第一专题 伤痕文学思潮与伤痕小说	12
学习提示	12
一、伤痕文学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	12
二、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	16
三、伤痕文学的价值及不足	17
四、卢新华小说《伤痕》欣赏与简析	18
五、刘心武小说《班主任》欣赏与简析	22
知识点	27
思考题	27
第二专题 反思文学与反思小说	28
学习提示	28
一、反思文学的含义与发展脉络	28
二、反思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	30
三、王蒙的反思小说	33

四、王蒙小说《春之声》欣赏与简析	40
五、张贤亮的反思小说	44
六、张贤亮《绿化树》欣赏与简析	45
知识点	49
思考题	49
 第三专题 改革开放与改革文学	50
学习提示	50
一、改革文学出现的社会背景与特征	50
二、改革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与不同形态	51
三、蒋子龙小说欣赏与简析	52
知识点	56
思考题	56
 第四专题 寻根文学思潮与寻根小说	57
学习提示	57
一、寻根文学思潮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	57
二、寻根文学的发展形态	59
三、寻根小说的主要内容	60
四、寻根文学的意义与历史评价	62
五、阿城小说欣赏与简析	64
六、韩少功小说欣赏与简析	69
知识点	75
思考题	75
 第五专题 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与先锋小说	76
学习提示	76
一、现代主义思潮的起因与实践	76
二、先锋小说的发展脉络	78
三、马原小说欣赏与简析	81
四、格非小说欣赏与简析	86
五、余华小说欣赏与简析	94
知识点	100
思考题	100

第六专题 新写实主义文学思潮与新写实小说	101
学习提示	101
一、新写实小说的崛起	101
二、新写实小说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	102
三、新写实小说的特点	103
四、对新写实小说的评价	103
五、池莉小说欣赏与简析	105
六、刘震云小说欣赏与简析	111
七、刘恒小说欣赏与简析	119
知识点	123
思考题	123
第七专题 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与新历史小说	124
学习提示	124
一、新历史小说出现的社会语境	124
二、新历史小说的特征	127
三、对新历史小说的评价	129
四、陈忠实小说欣赏与简析	130
知识点	137
思考题	137
第八专题 80年代女性作家和女性小说	138
学习提示	138
一、新时期女性作家群的突起	138
二、铁凝小说欣赏与简析	139
三、王安忆小说欣赏与简析	147
知识点	163
思考题	163
第九专题 9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	164
学习提示	164
一、女作家个性化写作趋向	164
二、林白小说欣赏与简析	167
三、陈染小说欣赏与简析	171
四、卫慧小说欣赏与简析	176

知识点	181
思考题	181
第十专题 大众文化思潮与王朔的崛起	182
学习提示	182
一、90年代大众文化的兴起	182
二、王朔小说的异军突起	184
三、王朔小说的风格及文化意义	188
四、《顽主》欣赏与简析	190
知识点	199
思考题	199
第十一专题 网络文学	200
学习提示	200
一、网络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201
二、网络文学类型化倾向	203
三、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比较	206
四、萧鼎、天下霸唱、猫腻小说欣赏与简析	210
知识点	215
思考题	215
参考文献	216
后记	218

绪论

学习提示

1. 了解“新时期”的起源与界定
2. 熟悉新时期小说的主潮
3. 了解新时期小说家的代际划分与代际特征
4. 熟悉新时期小说与媒介的关系

“新时期”，最初是政治意义上的时间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1979年6月18日～7月1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这个概念，其后被广为使用。在学界，“新时期文学”亦成为一特定术语，自周柯《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研究评论工作》（《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发表后，逐渐成为文学史分期的概念。^①作为文学史概念，“新时期文学”大致与“80年代文学”重合，与“后新时期”的“90年代文学”分立，但在一些文学史教材中也用于泛指自1978年之后的文学。^②

在本书中，“新时期小说”同样是一个泛化的概念，指向1978～2010年之间的小说。历史本身是芜杂而繁复的，但一旦被叙述，就自然有了某种秩序性与规律性，因为史家在面对历史时，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找出众多琐碎史料的规律性，其后才能进行选择、评判与定性。是以面对新时期小说

① 对新时期文学起源的讨论繁多，重要者可参见蒋守谦：《“新时期文学”话语溯源》，载《作家报》1995年5月20日；丁帆、朱丽丽：《新时期文学》，载《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程光炜：《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载《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黄平：《“新时期文学”起源考释》，载《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等。

② 如陶东风、和磊：《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邱明正：《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陈思和：《新时期文学简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

(1978~2010年),选择重要的小说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确立它们之间的关系与规律,均是关键的问题。接下来,我们从小说主潮、小说家、小说媒介等方面一一谈论。

一、社会语境与新时期文学

文学作为人的产物,理想的状况是千姿百态,但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极少数文人具有强大的创造性,能够引领一个时代文学的走向。从长时段来看,强行划分或界定几十年文学的阶段与潮流,未免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但无论是文人还是学者,都习惯了命名与总结。在新时期文坛中,只有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最好地迎合了这一需求,从最初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再到后来的现代派文学、先锋文学,似乎条理分明、有条不紊。但是这只是短暂的黄金时代,此后的历史充满了碎片和陷阱,人们匆匆炮制出新写实主义等流派术语之后,却发现,再无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局面。是以史家们在叙述历史时,往往在兴致勃勃地排列了80年代文学后,就开始捉襟见肘,无法用一两个响亮的名词加以概括。在如此尴尬的现实面前,文学史家不得不以最常见的“十年”来划分叙述段落。于是,新时期文学内部就有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20世纪90年代文学与新世纪文学。

当代文学史家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将新时期文学当作一堆可以组合的积木,在其中抓出源头与潮流,分出主潮与支流。有关新时期文学的主潮,学界提供了多种理论工具,如陈思和的“共名”与“无名”,陈晓明的历史化与去历史化,陶东风的精英化与去精英化等等,虽然各不相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1996年,陈思和在《共名与无名: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管窥》一文中提出一对透视百年文学史的概念,并加以解释:

当时代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时,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主题之下。我们不妨把这样的状态称作为“共名”,而这种状态下的文化工作和文学创造都成了“共名”的派生。

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笼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文化工作和文学创造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状态,我们把这样的状态称作“无名”。“无名”不是没有主题,而是有多种主题并存。^①

^① 陈思和:《共名和无名: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管窥》,载《上海文学》1996年第10期。

在此理论框架下,陈思和将1989年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分界线,之前属于“共名”状态,之后属于“无名”状态。在“共名”状态下,人们对内追求表达人性的深度,对外是直面生活、积极干预现实。因此从伤痕文学开始,作家充当了集体意愿或社会良知的代言人,文学充当了鼓吹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有力武器。在“无名”状态下,人们有了更多的自由可以表达个人对世界的感知和见解,有了更为丰富多元的文学实践。

受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文学批评家)理论的影响,陈晓明将文学如何处理历史视为中国文学进程的核心问题,将历史化与去历史化作为贯穿《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一组核心概念。所谓历史化是指文学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观念来理解把握社会现实生活,探索和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和方向,从而在时间整体性的结构中来建立文学世界。所谓去历史化,就是人们有意识地疏离历史大事件建构起来的20世纪的现代性逻辑,试图化解历史化的压力,寻求对它的逃脱、转折的艺术表现机制,由此来打开汉语小说新的艺术面向。^①

因此,“文化大革命”后的80年代文学属于历史化的阶段,90年代文学则属于去历史化的阶段。具体而言,从伤痕文学开始,人们在实现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势下,执着于将刚刚过去的历史和正在进行的现实高度历史化,来表达一种群体的焦虑与期待;但自80年代后期的先锋派开始,到90年代,人们开始摆脱历史的重负,回避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史、社会史,回避宏大叙事,而将目光聚拢在传统的潜流、日常生活与另类经验方面,进入一种价值重估与多元表达的阶段。

陶东风则在《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一书中用精英化与去精英化来扫描新时期文学的进程。在陶东风笔下,精英化是以民粹主义为参照物而确立的。世界范围内的民粹主义,均有贬低精英人物、推崇普通大众的反精英倾向。新时期文学,正是开始于对民粹主义市场的反思,也就出现了精英化的进程,在80年代经历了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为代表的启蒙文学与以现代派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为代表的实验文学两个阶段。但是自1990年以后,中国文学开始了去精英化的进程,具有强烈的民间色彩、商业驱动色彩以及大众参与性,以王朔的“痞子文学”作为始作俑者,继而网络文学将其进一步推动和深化。

以上三种典型文学史框架,均从不同角度指出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的主要动向。诸如此类的历史框架,绝佳地体现了当代史家追求一体化、秩序化的野心与努力,并且显示了一种二元对立逻辑的强劲影响下的局促与无奈。为了学习与研究,人们需要一种明晰性与规律性,但这往往是人类的一厢情

^①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愿,真实的历史往往淹没在不计其数的事件海洋的底部。是以,文学事件是否真的如此清晰,文学进程是否真的如此有序,是需要有志于深度学习与研究者保持清醒的。

新时期文学或小说,是当代人们刚刚、正在体验或创造的生活经验和精神产物,其繁复与精彩绝非“无名”与“共名”、历史化与去历史化、精英化与去精英化等二元对立的框架可以笼罩的。小说,作为20世纪崛起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文体,在新时期的地位一时无两。无论是文学界还是批评界,人们的兴奋点与焦点均聚集在小说上。在新时期文学中,小说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文学,小说的主潮也代表了文学的主潮。陈思和等人执着于建构新时期文学的一个自圆其说的宏大体系,但是新时期文学的几十年历程,却充满了悖论。

新时期内部,每个十年看似自成一体,但实际上,无论其内部还是彼此之间,均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纠葛与联系。

以80年代文学为例,它与之前的文学存在着众多联系,其内部也充满了曲折反复。正如孟繁华、程光炜等人所指出的:

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由于历史语境发生重大变化,当代文学在80年代的“转型”不可避免。不过,这种“转型”不是彻底的、断裂的,而是贯穿了一个不断拒绝、重返、清理或挑选“十七年文学”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作为“当代文学”新的形象代言人的“新时期文学”,在强调自身独特性的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是“历时性”或“共时性”的不同理解中的“十七年文学”(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在历时性的线索中,它拒绝、批判和排斥前者极“左”的思想思潮和激进性文学实验;但是在共时性线索中,它又为被极“左”思潮长期压抑的文学性因素,如美感、感情、人道主义、中间人物论、形象、干预生活论等“正名”,将其吸收、消化和转换到“新时期文学”中来。

1985年后的“新时期文学”,它的叙述中的“他者”,已经不再是“历史”本身,而是“人类文化”“个人话语”等另一些所指。进一步说,当代文学的“转型”,在摆脱了当代史的巨大压力之后,其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正在日益感受到“走向世界”的巨大压力。而此时的当代文学,已经不是“十七年”那种“本土化”的当代文学,而日益变成了“新时期”那种“世界化”的当代文学。^①

因此,我们面对新时期小说时,不必执着于宏大体系的建构,只需找出时代所推崇的一些重大思潮、流派、事件便好。自1978年以来,伤痕小说、

^①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63页。

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女性小说、打工小说、网络小说等影响广泛的流派、类型,正是本书所要深度考察的专题。

二、代际视角中的新时期文学发展

代际视角,是人们整体把握历史的重要角度。李泽厚曾将现代知识分子(或文人)划分为六代,即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三八式”一代、解放一代、红卫兵一代。^①陈思和将新文学家也分成了六代,包括“五四”初期、三四十年代、抗争后期解放区、五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学生一代、七八十年代。^②聚焦到新时期文学,洪治纲将这一时期的作家队伍主要划分为四个代际,即50后、60后、70后、80后。^③某一时期的文坛,往往由某一代际的作家群占据中心或主流。因此在把握新时期小说时,从代际出发是一条较为妥帖的途径。

自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归来者群体与新兴的50后群体是最耀眼的一群人。所谓归来者,即那些五六十年代进入文坛,却因种种原因如政治运动而被迫沉默,后来重新回归文坛的一批小说家。其中的代表,有王蒙、陆文夫、从维熙、李国文、高晓声、方之等人。整体上言,他们有着浓厚的人道主义关怀与时代关怀,敢于揭露与批判现实,是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的重要力量。代表作品,有王蒙的《夜的眼》《春之声》《活动变人形》,张弦的《记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张贤亮的《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等。

与归来者群体相比,新兴的50后群体不仅是80年代文坛的中心,更是之后各时期文坛的重要力量。50后群体进入新时期文坛时,正是最为年轻气盛时,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后各种思潮、流派的开创者。其中的代表,有贾平凹、莫言、铁凝、王安忆、张炜、韩少功、史铁生、阎连科等人。整体上,他们出生于共和国诞生后,受到革命传统的教育,经历非常丰富,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直到新写实文学的主要推手,在当下多是全国或各省文学机构的负责人。代表作品,有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韩少功的《爸爸爸》、贾平凹的《废都》、阿城的《棋

① 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载《鲁迅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59~60页。李泽厚在之后专门以代际为序对二十世纪文学进行具体的论述,参见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载《黄河》1987年第4期。

②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③ 洪治纲:《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王》、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马原的《虚构》、孙甘露的《访问梦境》、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王朔的《顽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

60后群体,有些早在80年代文坛便崭露头角,多数崛起于90年代文坛,并逐渐成为之后文坛的重要力量。其中的代表,有余华、格非、苏童、陈染、毕飞宇、韩东、李洱、朱文、邱华栋、刁斗、东西、鬼子、荆歌等。总体上,他们多数在改革开放后接受高等教育,自觉扛起反叛和先锋的旗帜,习惯于表现反崇高、反意义的主题,以及推崇欲望化和个性化的叙事手法。代表作品,有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陈染的《私人生活》、朱文的《我爱美元》、苏童的“枫杨树家乡”系列、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格非的《青黄》和“乌托邦”或者“江南”三部曲、吕新的《瓦楞上的青草》、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毕飞宇的《平原》等。

与其他代际相比,70后是相对尴尬的一个群体,既不如60后在文坛的显赫,也不如80后的早熟和商业号召力,却也逐渐彰显了自身的多元与独特,是另类风格或类型文学的先驱或代言人(如卫慧、棉棉之于下半身写作,安妮宝贝、今何在、宁财神、当年明月、月关、猫腻、天下霸唱等之于网络文学)。其中的代表,有徐则臣、金仁顺、魏微、鲁敏、张楚、李师江、冯唐、朱文颖、路内、卫慧、安妮宝贝、李浩、东君、李约热、蔡骏等人。总体而言,这一群体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为震撼人心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大潮中进入大学校园,在面对世界时更加敏感多变,在艺术追求方面不崇尚宏大叙事,而在意从个体日常生活中寻觅一种隐秘的诗意。代表作品,有徐则臣的《午夜之门》、卢江良的《狗小的自行车》、李师江的《逍遥游》、冯唐的《万物生长》、尹丽川的《贱人》、饶雪漫的《沙漏》、丁天的《幼儿园》、金仁顺的《冷气流》、朱文颖的《高跟鞋》、魏微的《拐弯的夏天》、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盛可以的《北妹》、李修文的《滴泪志》、戴来的《对面有人》、安妮宝贝的《彼岸花》、萧鼎的《诛仙》等。

80后,是新世纪文坛的骄子,受到传统文坛与现代媒介的双重推动,是青春文学、网络玄幻文学等类型文学最重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也是当下最具商业号召力的一群人。其中的代表,有郭敬明、韩寒、张悦然、春树、孙睿、笛安、李傻傻、南派三叔、安如意、唐家三少、烽火戏诸侯等。总体而言,这一群体自小便生活在现代生活节奏中,承受着消费主义、娱乐文化的刺激,因此多采取商业色彩浓郁、程式化明显的类型化写作方式。代表作品,有郭敬明的《幻城》、韩寒的《三重门》、孙睿的《草样年华》、张悦然的《樱桃之远》、李傻傻的《红X》、春树的《北京娃娃》、颜歌的《关河》、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烽火戏诸侯的《雪中悍刀行》等。

我们承认代际划分的合理性,同时也要认识到代际只是一种较为模糊的概括。正如吴义勤所言,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划分“是批评界的一种‘偷懒’行为,以年代划分作家是批评家主体性萎缩的标志,因为某种概括性的话语的使用总是比对个体的深刻解剖来得容易。写作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精神行为……有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谈论一代作家面临的相同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境遇,而忽视了对于同样的境遇,不同个体的感受方式、反应方式和表达方式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代际’的归纳有时可能恰恰会构成对一个时代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遮蔽”^①。

我们从代际视角切入新时期文学时,在整体把握的同时,还应注意到家个体的差异以及代与代之间的延续与合作。以80后作家而言,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且与之前的各代际有着密切的互动。在80后作家内部,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郭敬明等代表的青春文学阵营,一种是张悦然等代表的传统写作阵营,还有一种是南派三叔等代表的网络类型写作阵营。80后与前代作家的关系,并非是割裂的,而是有着延续与继承。如传统写作方面,张悦然在题材方面也试图重新面对宏大历史,却采用一种更加个性化的方式。又如网络文学方面,70后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如萧潜、萧鼎分别开启了修真小说与新仙侠小说的浪潮,酒徒、月关奠定了历史小说的典范,天下霸唱确立了盗墓小说的规范,猫腻、管平潮则代表着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相结合的先河;80后网文作者往往是在前者的启示与引领下进行文学创作的,甚至在许多方面并未有所超越。

提及小说家,还必须注意到读者群体的构成与变化,那同样是把握新时期小说整体特征的又一切入口,但是因为接受研究的难度而向来为人忽略。简言之,一方面,新时期小说的读者群体一直在变化着,其审美倾向有时被小说家所塑造,有时又影响着小说家;另一方面,新时期纯文学的读者群体日渐萎缩,与文学创作界、批评界的故步自封有关,也与文学媒介的变化有关。具体而言,在三十多年里,读者群体从高度的同质性,变得更加多元化、无中心化,所接受的文学类型也从最初的主旋律文学,发展为当下的日趋平民化、娱乐化的文学。这些将在文学与媒介关系一节详加讨论。

三、文学与媒介关系

文学媒介,是人们整体把握新时期文学的又一重要视角。无论是传统的纸媒时代,还是新世纪以后的网媒时代,文学与媒介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学媒介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媒介文化“构造了

^① 吴义勤、施战军、黄发有:《代际想像的误区——也谈60年代出生作家及其长篇小说创作》,载《上海文学》2006年第6期。

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通的非个人化的受众……。总而言之,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①。从文学媒介切入新时期文学,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如黄发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2014)、靳大成主编的《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2003)、邵燕君的《倾斜的文学场》(2003)等著作从不同方面考察了媒体文化与文学变迁的复杂关系。

为弄清楚新时期文学媒介的变迁,有必要粗略勾勒一下之前的情况。自1949年以后,类似《现代》《论语》《文学杂志》一类的民国同人刊物彻底消失,被各级“文联”“协会”主持的文学杂志所取代,著名的如中国作家协会的《人民文学》《文艺报》《诗刊》《民族文学》,上海作家协会的《上海文学》《收获》,以及《解放军文艺》等。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批文学刊物被迫停刊。1976年以后,随着时代氛围的转变,大量文学刊物包括之前名著一时的《诗刊》《人民文学》《人民戏剧》《人民电影》纷纷复刊。这一状况不仅体现了社会政治变迁在文学领域的反响,也体现了转折年代文学场内部权力关系的转移和国家文艺政策的变化。总体而言,新时期文学媒介大致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型,从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期刊的一家独大,到20世纪90年代纯文学期刊“改刊”,大众媒介崛起,再到新世纪以后纯文学媒介被动生存,网络媒介席卷天下。与之相应,20世纪80年代,主流文学或纯文学占据人们精神生活的中心;20世纪90年代,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互相渗透,并在人们生活中日趋边缘化;新世纪以后,纯文学日趋体制化、封闭化,网络文学声势凶猛。

新时期初期,文学期刊进入了黄金时代,据统计,至1981年,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的文艺期刊由1976年的100多种(文学期刊73种)增长到634种(省级以上刊物320种,以下314种)。^②以《人民文学》为代表的期刊发行量动辄数十万份,酝酿和推动了众多重要的文学事件。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大多数人处于一个精神贫乏时期,迫切需要精神食粮。在《人民文学》为主导的期刊等级与评奖制度下,伤痕、反思到改革逐步推进,构成了一个错落有序的文学进化图景。但是这一现象并未持久,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期刊在经历了大规模膨胀之后,开始呈现收缩趋势,主要表现为发行量的大幅缩水。与之相应,文学潮流开始趋向多元化,《人民文学》不再占据一统地位,其他文学期刊开始发声,并推动了不同文学倾向的产生。如《北京文学》对汪曾祺、邓友梅、林斤澜等市井风情小说

① [美]尼克·史蒂文森著,王文斌译:《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总序第3页。

② 《全国有多少种文艺期刊》,载《文艺情况》1981年4月25日第8期。

的推举,《上海文学》对寻根文学的挖掘,《收获》对先锋文学的集体呈现,《钟山》对新写实小说的策划等。

文学期刊变化的潮流,可以说是市场化。正如邵燕君所言,自1984年开始,中国出版业开始走上“市场化”道路,“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是伴随着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的转型发生的,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落实到文学层面上,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意识形态生产,转向以‘市场原则’为主导的消费性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同时仍保留着政府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和某种行业垄断性的政府保护”^①。在市场的推动下,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学期刊出现普遍的“改刊”风潮。所谓改刊,是为了扩大市场而对刊物内容与形式进行变动,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放弃纯文学色彩;二是保留纯文学,同时雅俗兼容。在此背景下,文学期刊走上了由市场决定命运的道路。与之同步的是文学出版机构。各大出版机构开始愈加重视图书的选题与策划,以获得市场的青睐,如著名的“布老虎丛书”“陕军东征”等均是典型的表现。文学出版并非变得困难,而是变得更加容易。在长篇小说方面,据统计,当代文学史的前17年共出版320部,整个80年代共2000余部,1994年一年便高达400余部,1996年增至600部,1997年700多部,1998年突破1000部大关。文学期刊与文学出版的急剧变动,均让20世纪90年代文坛的动向变得复杂而面目模糊,对于研究者而言,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变得愈加困难。文学期刊与出版的市场化,有利的一面是让文学进一步多元化,虽然“纯文学”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受损,但由于开始以“大众读者”和“市场”为中心,使得文学弱化了意识形态的影响,能够充分发挥作家的主观能动性 with 艺术创造力。但不可忽略的是,市场化也伴随着文学的浮躁、浅薄与机械复制。以90年代长篇小说为例,不仅数量空前,篇幅亦空前,就质量而言却明显水分很多。作家们往往马不停蹄,在没有充足经验积累的状况下,闭门造车或粗制滥造,以至于从创意到细节都存在大量的重复。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媒介所展示的倾向,在新世纪之后更加明显,尤其是网络崛起以后。新世纪以后,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出现众声喧哗的场面。以在纸媒上出版的长篇小说为例,其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2003年900多部,2004年1000多部,之后不断超越,至2010年达到3000多部,创历史新高。如此浩繁的作品,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总体而言,现代传媒的发达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生产、流通的市场化,几乎每一年都有所谓的热点与焦点,如姜戎的《狼图腾》、余华的《兄弟》均成为年度文学盛宴。

在新世纪文学发展中,尤其值得提出的是网络媒体与网络文学的出现,

^① 邵燕君:《文学的倾斜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极大地影响了文学的生产、消费与评价机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网络文学便零星出现,直到2000年前后,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推广与普及,从与纸媒文学相似的榕树下到确立独立体制的起点中文网,网络文学逐渐发展壮大。从作者、文本形式、读者、评价机制等方面,网络文学已经自成一体,对传统文学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挑战。在作者层面,网络的自由性、公开性与匿名性为所有上网者提供了最佳的书写空间,使得网络文学的作者规模空前扩大,并且不再承担所谓文化精英的使命与责任,可以公开以娱乐为目标。在文本形式层面,网络的超文本特性,使得网络文学在形式方面多样化,尤其是网络文学语言方面,能够极大地包容通俗化、速食化的语言。在读者层面,因为网络的互动性,读者可以及时阅读更新的文章甚至可以通过在线评论对作品施加影响。在评价机制方面,传统的文学趋势、标准历来受官方媒体、精英批评界的控制,但是用之于网络文学却显得格格不入。网络文学的存在,直接挑战了这一传统格局,正如邵燕君所言:“网络革命不但打破了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之间等级秩序,而且根本取消了这个二元结构。在‘网络性’的主导下,未来的网络文学将不再分‘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只有‘主流文学’和‘非主流文学’,‘大众文学’和‘小众文学’。”^①

虽然文学媒介对于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文学作为一种精致的精神活动,其本质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以对文学冲击最大的网络而言,虽然网络文学声势浩大,会对传统文学带来一定的冲击,却无法改变文学的本质,其与传统文学的区别主要是载体的不同,甚至并不可能替代传统文学。

切入新时期文学的角度还有很多,比如文学资源、文体、时代背景等方面,此处不一一赘述。无论是采取了何种角度,我们必须记得一切评论与研究的基础,都是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尽可能为初版本),提升作品分析的能力,并且从大量作品阅读中自觉归纳历史的动向与规律,并且从中找到独属于自己的体验。正如陈思和等人所言:

首先,就要对近20年社会生活、文化思潮变化以及审美趣味的变化有切身的了解与感受。学习者的生活状态与文学史所反映的生活图像是同步的和一致的,因此学习和研究文学史也就是阅读者与文学史交流关于当代生活感受的审美性和精神性对话。通过这种对话,文学史将成为一部活的流动的文学史,与我们的生活直接相关的文学史,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生活以至去改造生活的文学史,而不再是一门死气沉沉的烦琐“学问”。其次,由于新时期文学的创作史与对它的研究史几

^① 邵燕君:《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